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

刁晏斌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

刁晏斌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刁
晏斌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107-2

I. ①海… II. ①刁… III. ①现代汉语—研究
IV. ①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06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书系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研究

刁晏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107-2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5/8

定价: 39.00元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10BYY023)

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二期项目资助

前 言

本书是本人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四地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项目编号 10BYY023)的结项成果。

关于本课题中“现代汉语”的所指,有必要作一说明:我们指的是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目前共同使用的“标准书面汉语”,具体而言大致是指各地教材、公务文书以及主流媒体等所用的规范认可度相对较高的“普通话/国语/华语”书面形式。

由于课题本身的规定,以及研究内容的特点决定,本书采取的是“跳跃式”的研究策略,即不追求体系的完整性,而是着眼于最有差异与融合内涵的若干词汇、语法现象,进行尽可能充分的观察与描写、分析和解释,因此就整个研究的性质来说,是举例性的而不是穷尽性的。

本项研究是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进行的,我们主要从“史”的角度来看待四地词汇语法现象的差异与融合,认为四地现代汉语的诸多差异是早期国语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条件下分化与发展变化的结果,而它们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必然表现。史的研究与共时平面的静态研究有很大的区别,而绝不仅仅是侧重点的不同。比如,我们强调,进行史的研究,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坚实的立足点,通常是某一或某些现象在共时平面的全面、完整表现,然后再以此为基点来左顾右盼,即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通过由此而显示出的种种差异,

来揭示语言的发展变化,进而探寻原因、总结规律。

在研究中,我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比较”,而是以形成一个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点为出发点和归宿。具体的做法是,主要以普通话为立足点,即先尽可能充分、全面地描写某一现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使用情况及表现,再以此为基础比较其与台港澳三地的不同与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某一现象在普通话中发展并不充分,因而不能反映其全貌的话,则以使用及表现最为充分的一地或几地为详细描写对象,然后再与内地或其他地方进行同样的比较。

我们进行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旨趣是“史、论结合”。就“史”的部分来说,力争对语言及其发展变化事实进行高清晰度(或者叫“细颗粒度”)的描述;就“论”的部分而言,则主要是注重研究性和理论性,并试图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发现、有所进步。所谓研究性,在书中经常表现于一些延伸性的内容上,比如在讨论“有+VP”句时,就有“对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思考”这样一小节,而在本书其他部分也经常有类似的内容(比如最后一章),主要包括明确研究范围,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说明研究方法,提出一些可以深入研究的相关课题,等等。所谓理论性,首先表现在我们对本项研究的定位是在“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学”框架下;其次,我们确立了一个“两翼”模式,即研究差异以及在差异基础上的融合;再次,在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比较有理论内涵和思辨色彩的观点,比如提出“社区特征词”和“言语社区特征语言现象”的概念,把简缩词语分为造词简缩与用语简缩,以及倡导进行微观对比研究等。

本项研究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为此建设了一个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各 1000 万字和澳门 100 万字的语料库。不过,我们经常使用的,是四地各 100 余万字、总计共 425 万字的报纸对比

语料库,语料的时间分布是2011年1月—7月,所选的四地报纸如下:

内地地区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总字数约108万;台湾的有《更生日报》《国语日报》《民众日报》《立报》《台湾时报》《台湾新闻报》《中华日报》《中时电子报》《中央日报》《自立晚报》《自由时报》《天眼日报》,总字数约106万;香港的是《成报》《大公报》《东方日报》《文汇报》《香港商报》《新报》《星岛日报》,共约109万字;澳门的有《澳门日报》《澳门观察报》《新华澳报》,约102万字。

为了节省篇幅,具体的行文中,在不至于混淆所属地区的前提下,引用的例子一般不标出处,在需要对比时,我们仅以“内地”“台湾”等作为出处标记。

为了行文的简省与方便,有时也考虑到与时下一般研究用语的协调一致等,书中经常采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指称形式。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一般简称“四地”。“现代汉语”有时用“语言”替代。此外,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称名,学界在与台湾对举时一般用“大陆”,在与港澳对称时一般用“内地”。我们在指称台港澳三地时,经常简称“三地”,而与之相对的大陆地区一般通称为“内地”。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四地的现代汉语及其对比研究	1
第一节 台港澳语言与早期现代汉语	1
第二节 台港澳三地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18
第三节 全球华语视角下的台港澳语言	32
第四节 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现状	41
第二章 缩略词语的差异与融合	48
第一节 两种不同类型的缩略词语	48
第二节 台港澳常见的两种缩略形式	62
第三节 数字略语使用差异考察与分析	77
第三章 外来词语的差异与融合	94
第一节 总体上的差异与融合	95
第二节 具体的差异与融合	124
第三节 上述具体差异的形成原因	143
第四节 关于自造外来形式词语	155
第四章 虚义动词的差异与融合	165
第一节 “进行”的差异与融合	165
第二节 “做”与“作”的差异与融合	187

第三节 “搞”的差异与融合	215
第五章 有标记被动句的差异与融合	247
第一节 “被”字句	247
第二节 “遭”字句	269
第三节 “获”字句	286
第六章 处置句的差异与融合	309
第一节 “把”字句	309
第二节 “将”字句	326
第七章 几种标记句的差异与融合	346
第一节 “有+VP”句	346
第二节 “(在+)VP+中”句	373
第三节 “VP+而已”句	395
第八章 小结及余论	413
第一节 本书内容小结	413
第二节 四地语言对比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420
第三节 怎样进行四地语言的对比研究	426
参考文献	443
后记	454

第一章 关于四地的现代汉语 及其对比研究

第一节 台港澳语言与早期现代汉语

一、问题的提出

许多有关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对比研究的论著,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内地与台港澳地区看作有较大差异的两方,来进行对比性的考察和分析,或者说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人们经常会把台港澳地区作为一个有更多共性的整体,所以像“港澳”“港台”“港澳台”“台港澳”等都是比较常用的词语,并且经常是与“大陆”“内地”等对举。

这一认识和做法当然是有理由的,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由是:

第一,语言发展过程不同。内地与台港澳地区语言之所以会有整体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经历过分化,而在分化后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从而形成完整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个工作至今还没有人来做。^①

^① 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课题“国语的分化与变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却一直未能着手系统地进行。2013年,我们投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获批立项,已把这一课题列入其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子课题。

正是由于人们对国语分化的起始时间和过程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上述差异始于1949年。以下的表述就比较有代表性:“1949年以后台湾与大陆隔绝三十年,那三十年间彼此不相往来,语言各自发展,唯一往来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厦门前线每天向金门喊话。”(邵朝阳,2008)

现在通过别人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刁晏斌(2007a)对此有下一段表述:“最初的‘国语’(我们指的是早期的现代汉语,时间大致从1919年‘五四’前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分化为后来两岸三地的不同社区变体,这种分化肇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时期,到1949年以后日益明显和加剧,最终形成了两岸三地语言及语言运用多方面的差异。其他学者也有与我们持基本相同观点的,比如郭熙(2004a:109—118)。”

这里我们所说的“三地”没有包括澳门,如果加上澳门,就是本项研究所说的四地了。^①

第二,社会环境不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都会对语言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的总体精神以及发展取向等。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台港澳则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内地与外部世界较少接触和互动,因而语言也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台港澳则高度依存外部世界,相互之间也是联系密切、互动频繁,所以语言也呈开放状态,并且同步或基本同步地发展。

^① 以往的研究中,澳门在相当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不少人认为澳门语言与香港语言高度一致,所以不值得专门研究。笔者以为,如果对港澳语言有稍微深入的了解,恐怕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以上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紧密联系、甚至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在它们的共同规定和影响下,内地与台港澳地区在与早期现代汉语的关系上处于不相等的两个点上,而这正是造成二者诸多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当今四地现代汉语的诸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与早期现代汉语关系的远近所决定的,各种差异的背后,往往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然而,对这个问题,不少研究者还没有认识到,或者还有不正确的认识,由此就直接影响到对许多其他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一是导致某些认识模糊不清。比如,当前人们对“华语”问题比较关注,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关于华语的内涵及其定义问题,就远未能形成一致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此词英译的差异就能看到:有人把华语译为 HUAYU 或 Huayu,这显然是着眼于一个新概念而造的新词;而更多的人却沿用了旧有的称名,如 Mandarin、global Mandarin、Chinese、Chinese language 等。

二是易于导致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人曾经讨论过香港汉语书面语语法的三个特点,即关联词语的使用(包括标准汉语中成对出现的关联词语的单独出现和超常应用)、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指称标记的使用(主要包括指称标记的缺省和用法扩大),并且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来自英语的影响和其他方面的创新(石定栩、王冬梅,2006)。而在我们看来,香港书面汉语这些语法上的特点,源自对传统国语的继承,而不是对“标准汉语”(即标准普通话)的迁移;上述形式可能与英语等的影响有关,但未必是香港人的发明创造。(刁晏斌,2007a)

三是导致对某些现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多研究者都

不同程度地提及台港澳地区语言更多地使用古诗词或文词,因而更具文言色彩,比如有人说:“在港澳写作人和阅读人心目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或风气: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词语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古雅的风格,表明此类文章的作者是念过书、有文化的人。”(黄翊,2007:176)但是,却鲜有人指出其原因,其实在我们看来,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很大程度上保留和沿袭了早期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所以,我们认为,要对内地与台港澳语言进行对比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认清后者的“基础”(我们在后边的表述中有时也称之为“底本”),而这个基础就是最初的国语,我们一般称之为“早期现代汉语”。

以下我们主要以香港书面语言为例,来对此进行讨论。

二、关于早期现代汉语

“早期现代汉语”这一指称形式在一些学术论著中偶能见到,人们一般用它来指早期阶段的现代汉语,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时间界限。在我们提出的“现代汉语史”中,按现代汉语的形成以及发展变化过程,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由“五四”时期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刁晏斌,2000a),有时我们也用“早/初期现代汉语”来指称这一阶段。

关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般状况,现在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相关的论著中,比较成系统的研究,较早的一部著作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主要讨论了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晚些时候的有刁晏斌

《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 年初版,辽海出版社 2007 年修订再版),如书名所示,本书只涉及语法一个方面。此外,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对本阶段诸多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等现象也进行了一些考察和分析。

我们对早期现代汉语的认识,就是通过上述论著及研究而获得的,而这些也是下文我们与台港澳语言进行比较的基础。

此期语言及其使用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纷纭复杂、陌生化程度高,而这当然与它的“早期性”密切相关。上述特点在早期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得比较充分。就以语法来说,比如句子成分的位置就与后来有不少差异,像状语就经常与其所修饰的中心语隔离,显性关系与隐性关系不一致的情况比后来更加普遍;某些句子成分的构成也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比如能做述语的,就有及物动词以及部分不及物动词、述宾词组、形容词以至于名词等,并且它们还大都比较常见。述语的情况如此,其他各成分大抵也是这样。在句子形式方面,各种“欧化句”大量使用,“古句”与“准古句”以及“非今非古句”大量存在(刁晏斌,2006a:34—35)。这些都是构成此时期语法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三、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

谈到香港的书面汉语,“港式中文”大概是绕不开的一个概念。这是近年来研究香港书面语言及其与内地差异时经常用到的一个称名,但是人们对它的内涵及所指对象等的认识却并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比如有人说:“所谓港式中文是以粤方言为基本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而成”(黄坤尧,2000),而有人则把它定位为“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定义为

“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6)

我们认为,后一定位和定义更为准确、客观,并且是迄今为止对港式中文最为全面、最为完整的表述。但是,这一定义仍有不足,这就是对“标准中文”尚未作准确的界定,由此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以及具体操作中的某些问题。

港式中文“实际上形成于20世纪70到80年代,并且在90年代开始趋于成熟”(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13),而作为它的“底本”的标准中文,如上所述,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亦即我们所说的早期现代汉语。

我们对港式中文总体面貌和具体特点的了解,主要依据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编著,香港教育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的《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以下简称《港》)。本书主要从词语、句法和语用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细致地罗列和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诸多差异。除此之外,部分语言事实还来自本书作者自己的感知和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接触过香港地区的各类语料,也有多次赴港从事学术和教学等活动的经历,因此对香港的语言及其使用情况并不特别陌生。

对《港》中列出的诸多词汇、语法现象(也就是与内地普通话不同的现象),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且最终都能在各类早期现代汉语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用例。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关于这一点,汪惠迪(2007)有下一段解释和说明:“在改革开放前的大约30年间,境外华人社区基本上是各自沿着中文固有

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在字、词、句的使用上显得十分传统。表现之一是在大陆,50年代初就退出人们语用生活的词语,港澳台地区至今还在使用;在大陆,已经退出规范汉语甚至已被认为是病句的某些格式,港澳台地区也还在使用。‘港式中文’中一些语法现象,与内地相比,显得‘独特’,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本部分中,我们就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来举例说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上述一致性,港式中文的例子主要从《港》中选取。

先看词汇方面。

构成港式中文词汇方面特色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而在内地普通话中却已消失或趋于消失的词语;二是粤语词语;三是后起词语(相对于早期现代汉语而言,包括外来词语以及其他新生词语等)。三者之中,可以直接证明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一致性的,当然首先是第一类了,所以我们先就这类词语进行考察和说明。

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音译外来词,内地普通话逐渐改用意译,而港式中文依旧保留原有的音译形式。这样的词有一大批,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维他命(维生素)、摩登(时髦)、莱塞(激光)、开麦拉(摄影机)、菲林(胶卷)、卡通(动画)”等。

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还有一些同素倒序词。语素顺序不固定是词汇“早期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所以此期同素倒序词比较多见(刁晏斌,2006a:134—136)。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普通话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由此形成差异。比如表示“固有的品质或性质”义,早期有“素质”和“质素”两种形式,以下各举一例:

(1) 罗马在鼎盛时代,文艺的发达登峰造极,书牍的素质也因之提高。(朱光潜《艺文杂谈·欧洲书牍示例》)

(2) 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后来内地普通话选择的是前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后一个。

以下港式中文里的词都属于此类:

找寻、替代、妒忌、宵夜、齐整、爽直、紧要、菜蔬、私隐、经已、取录、怪责、劳烦、帖服、配搭、挤拥、秘奥、人客。

除上述两类词外,还有大量共用的常用词,也反映了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的一致性。

《港》的某些考察就涉及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该书 75—76 页谈到,港式中文“开幕”的开始义搭配对象远多于标准中文,店铺的开业在香港都可以称之为“开幕”,而早在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 年)中,就有“生活开幕”的形式;香港 20 世纪 20 年代的《工商日报》中,也有“书院开幕”“店铺开幕”的搭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沿用了‘开幕’过去的用法,内地则缩小了使用范围,所以产生了差异。”

以下再举几个类似的例子。

认真

“在港式中文里除了这一用法(按:指‘严肃对待、不马虎’义)外,还是个副词,只能够做状语,不能做谓语和补语,表示‘确实、的确’的意思,这是典型的粤语用法。”(《港》65 页)

其实,此义并非粤语独有,早在元代,“认真”就有了这样的意义和用法。《汉语大词典》义项三为“确实、真的”,所举书证从元杂